

紅磚地上，J的影子彷彿出現，頓時，所有以往的種種回憶汨汨湧現，成了生命無法承受之重。

依稀記得，第一次造訪那家綠豆薏仁湯，是中學剛開學的午後時光。那天，只是為了不情願寫的音樂課古典樂欣賞報告，情願和J約在兩廳院聽一場交響樂，約的時間太早些，索性，在附近散散步，漫步在熱烘烘的昏黃陽光之中。走過一車路邊攤，攤販老闆正高亢地叫賣著：「綠豆薏仁湯！綠豆薏仁湯！好吃的綠豆薏仁湯！」於是，禁不起綠豆魅力的我，和J合買了一碗外帶。還不怎麼熟的我們，和老闆要了兩支湯匙。

步回兩廳院廣場，我們倆坐在高起的石磚，打開塑膠袋，好一碗綠豆薏仁湯，但怎麼找，袋子裡終究只有一支湯匙。「那就輪流吃吧！」J說。

這樣也好。我舀了第一口，粒粒分明的綠豆和薏仁，在糖水的浸潤下，顯得飽滿而可口，緩緩送入口裡，綠豆的香氣先撲鼻，才是唇齒感受到綠豆的綿密和薏仁的滑順。咀嚼時，軟爛的綠豆在口裡融化，薏仁的嚼勁配得恰到好處，配著糖水咕嚕嚕地吞下，冰爽的綠豆薏仁湯，爽快地清涼了喉頭。夏天的尾巴，那沁人心脾的清涼感，特別教人舒服。

J見享受的姿態悠然地展在我的臉上，只說了一聲：「這有這麼好吃嗎？」我還沒完全吞下第一口，迫不及待地答：「綠豆糕綠豆椪綠豆酥餅綠豆沙綠豆牛奶綠豆粉圓冰綠豆湯綠豆豆花綠豆薏仁湯。任何甜品、鹹點，只要有綠豆加入其中，就全然是我的最愛。綠豆啊！可是我的『涼』友啣！」兩眼發愣的J，一語不發，大概是詫異我怎能一口氣說出這麼多綠豆的甜點。但，我就是能。J接過去綠豆薏仁湯，邊吃邊說：「那我，乾脆叫你『綠豆』好了！」我抿嘴一笑，心想：綠豆，這綽號從未有人為愛綠豆成癡的我取過。這樣也好，這樣也沒什麼不好。我一口，J一口輪流著，嚐完那碗炎炎夏日中的沁涼綠豆薏仁。

認識J，是甫進高中時，在社團裡認識。新鮮人的內向，羞報報地展現互動的過程：一開始在社課，我們不曾說上一句話，即使在學校的長廊上遇到，點點頭便作罷。直到幾週的時光流過，灌溉了青澀的果子，果子初熟，才敢說上幾句話、在樓梯間打聲招呼。熟了以後，和J結成了死黨，生活大半的時間都膩一起，甚至因而常有人弄錯我們；初熟的果子，不也都是差不多的，不過弄錯也恰好。

高一時漸漸熟識，亦一起走過高二青春篩出的細碎時光。我們倆一起築夢，夢圓，一同生活更是甯多說的，就連坦誠相見也不成問題。青春的光陰，夢想構築的天空，一起追尋的我們。

鳳凰木燒出一樹火紅的別離前，我們倆再次路過那家賣綠豆薏仁的路邊攤，那仍舊高亢的叫賣聲觸動了我們共同的回憶，時光倒轉。「綠豆！你還記不記得我們高一時吃過這家，要不要再來一碗？」「當然好！」「老闆，來一碗綠豆薏仁！」我們合點了一碗。一碗一支湯匙很好。

坐在攤販前，一口一口享受這綠豆極品。吃到最後一口時，J曉得要留給愛綠豆成癡的我，我故意裝死地不拿湯匙，頑皮的性情隨著眉毛上下挑動。「幹嘛！要我餵你啊！」J俏皮的說，我只有露出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J舀起碗裡最後幾顆綠豆薏仁，與些許的糖水；我張大嘴，準備迎接。只見不改玩性的J，居然拿著湯匙，迅速往我鼻孔裡塞，痛得我擠出幾滴淚來，他還在一旁咯咯笑。都已經高三要畢業了，要分開了，弄不懂這樣是回不去的幼稚，還是保有初時的青澀？

後來的後來，畢業了。一個階段的結束往往意味著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分道揚鑣不再只是小說章節的標題，而成了高中青春樂曲的終章。我重考，J上大學交了女朋友，就連好朋友都記不得，是忘記了。徹徹底底。日子覆疊，別久情淡，漸行漸遠自是一種必然，來自四面的我們，終究是走往各自的八方。

那一天，傍晚時分，獨自經過賣綠豆薏仁的小販。位置依舊，路邊攤的模樣依舊，小販老闆的叫賣聲，依舊。憶起從前那碗綠豆薏仁的滋味，綠豆和薏仁是如此滾爛而綿密，甜滋滋的糖水配得恰到好處。徐徐步到攤販的一旁，「老闆，外帶一碗綠豆薏仁」我說，「同學，不好意思，今天薏仁賣完了，只剩下最後一碗綠豆湯。」，「好，那就來一碗。」緩緩地答。

步回兩廳院廣場，獨自坐在高起的石磚，拿著一支湯匙舀著那碗綠豆湯。初秋，天陰時分，微冷的風颯颯地吹，連冷白的路燈映在紅磚地上都在眼中顯得模糊，忽然，燈光閃了一下，地上的影子好似疊成兩人，轉瞬，燈光又閃爍，我才看清，那影子如今真的只剩下綠豆一人。